

絮语轻谈

至今,我不知道那只死去的鸟叫什么名字。

多日无雨,5月的西安像个被点燃的陶窑,空气里漂浮着未散尽的雾霾,将灼人的日光折射成刺目的金芒。当温度计的水银柱固执地攀向40℃,我攥着那张通往佛坪的高铁票,如同抓住最后一片绿荫。

暮色中的秦岭褪去了正午的威严,云雾在山腰流淌成纱,将“避暑胜地,静美佛坪”的名号浸在温柔的光晕里。碎石小径蜿蜒而上,青苔在岁月的摩挲下泛着湿润的光,山风裹挟着松针与野蕨的气息,轻轻舔舐着我燥热的额头。同行者的谈笑声渐次散开,惊起几只隐匿在灌木中的雀鸟,它们扑棱棱掠过头顶,翅膀掀起的气流带来一丝凉意。

变故发生在转弯处。

暮色中的生命课

文 / 朴实

那只鸟横卧在路中央,羽毛凌乱地炸开,殷红的血珠渗进青灰色的碎石缝里,宛如一幅被揉皱的油彩。灰色的躯体已经僵硬,琥珀色的眼珠却依然圆睁,凝固着最后的惊恐与不甘——显然它是被过往的车辆碾压了。顿时,我们爬山的兴致烟消云散,满心只剩怅然。

就在这时,一抹相同的身影闯入眼帘。那是另一只鸟儿,大小如鹅蛋,羽毛蓬松柔软,却因恐惧而微微颤抖。它蜷缩成一团,站在不远处,黑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同伴的遗体,眼神中满是哀伤与不舍,仿佛在无声地呼唤着再也不能回应的伙伴。这眼神似曾相识,在人类至亲离别的场景中,我也曾见过这般悲感的眼光。

我心生担忧,试图挥手将它赶走,生怕它也遭遇不测。然而,它只是稍稍挪动

了一下位置,又固执地回到原地,执着得令人动容。它歪着头,用喙轻轻触碰同伴的身体,动作轻柔而缓慢,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。那一瞬间,我忽然意识到,在它们小小的世界里,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羁绊。它们或许是相濡以沫的夫妻,在风雨中相互依偎;或许是血脉相连的姊妹,共同度过无数欢乐时光;又或许是舐犊情深的父女,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。而此刻,这份情谊化作无尽的悲痛,弥漫在这暮色笼罩的山间小道。

看着这只多情的鸟儿,我陷入沉思。长久以来,人类总是以万物之灵长自居,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,不经意间伤害了无数生灵,破坏了大自然的和谐。然而,眼前这一幕却让我明白,万物皆有灵性,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情感与意义。它们也会为失去同伴而悲伤,也会为守护彼此而执

惜怀传统

文 / 张群英

端午

粽香飘逸九州间,汽笛声声穿云天。岗亭端坐查千辆,屏幕精析保万联。高速蜿蜒担重任,车流浩荡映忠虔。艾蒲斜插庆端阳,大道致远祝长安。

(作者供职于宜富分公司)



花花绳里的端午情

文 / 祁军平

星期六的清晨,我上街去买菜,当我走到东大街时发现街道两旁的树荫下摆着各式各样的香包,除了熊猫、兔子、牛、鸡生肖动物香包,哪吒款香包也赫然在列,可谓是琳琅满目,五颜六色的花花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原来,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,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每到端午节前夕,母亲都会为我 and 姐姐撮几根花花绳,那手工制作简单的五彩线绳,却承载着纯粹质朴的爱与祝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关中地区,尤其是宝鸡,有一个特别的习俗。每到端午节这天,母亲都要给儿女们佩戴自己亲手缝制的香包。家境一般的人家,至少也会给小孩子手腕上戴上一根五颜六色的花花绳。若家里是男娃会把花花绳戴在手腕上,假如是女娃除了手腕,脚踝上也会戴花花绳。

花花绳是用五色线拧成的,这五种颜色代表着“五毒”——毒蛇、蟥蛇、蜈蚣、壁虎和蝎子。通常用的五彩线是红、绿、黄、白、紫这五种颜色的线。母亲会在端午节前一天买一络五彩线,把线绳的一头绑在拔条的铁钩上。拔条是农村妇女做针线活用来拧绳的简易工具,形状两头宽、中间细,样子像一根“大骨头”,在中间钻个眼,再串上一根带钩的粗铁丝,这样简易的拔条就做成了,而在农村有的地方叫它拔梭。

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,母亲一边用手拨动拔条旋转,把五彩线拧成一股细线绳。不一会儿,一根花花绿绿的花花绳就合好了。农历五月初五的早上,母亲会给我和姐姐的手腕和脚腕戴上花花绳。一直戴到农历六月初六晚上,再用剪刀把花花绳剪断,第二天再扔到干净的草丛里。母亲说,戴上花花绳的娃娃伙就不会被“五毒”伤害了。那个年代,娃娃伙们每逢端午节都戴花花绳,尤其是青春年少的女孩脚踝上戴上花花绳子,可好看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如今“00后”观念的转变,戴花花绳的习俗渐渐淡了。虽说戴花花绳的传统还在,但是商场里各种各样的精致的手串、手链冲淡了过去戴花花绳的习俗。不过,在我心中,那些母亲亲手制作的花花绳,就像电影《隐入尘烟》里,马有铁在曹贵英手背上印下的那朵小麦花,简单却动人,是农村人最淳朴真挚的爱的表达。

每逢端午节,当我看到大街上售卖的精美花花绳时,我不禁就怀念起母亲制作的那些简单却充满爱意的绳子。它们或许不够精致,但却承载着一份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感。花花绳,这个小小的节日装饰,却承载着我对童年、对母亲、对传统文化最美好的回忆。

(作者供职于麟游交通执法中队)

当艾草的清香漫过街巷,当粽香在千家万户的蒸笼里袅袅升起,人们总将端午与屈原相连。却鲜有人知,在历史的长河中,还有一位忠烈之士,以他的悲壮,为端午注入了另一重深沉的底色——伍子胥。

春秋的风,裹挟着吴越争霸的硝烟。伍子胥,这位身负血海深仇的楚国人,辗转来到吴国。他辅佐吴王阖闾,筑城练兵,使吴国逐渐强大。他的智谋与忠诚,在姑苏城的一砖一瓦间,在吴国的金戈铁马中,熠熠生辉。然而,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,吴王夫差听信谗言,对伍子胥的忠言逆耳充耳不闻。那句“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讎”,道尽了伍子胥的悲愤与绝望。夫差赐剑,令其自刎,伍子胥仰天长叹,他的一腔热血,洒在了吴国的土地上。

传说,伍子胥死后,夫差将他的尸体投入钱塘江。刹那间,江水翻涌,怒涛汹涌。此后,每年农历五月初五,浙江上虞的人民便会迎涛而上,迎接“伍君”。那滔滔江水,似是伍子胥的冤魂在呐喊,在诉说着不公与不甘;那一艘艘竞渡的龙舟,仿佛是人们为他壮行,为他驱散黑暗。东汉邯郸淳在《曹娥碑》中记载的这一习俗,让伍子胥与端午紧紧相连。而同时期《荆楚岁时记》里“东吴之俗,不关屈平也”的记载,更揭示了在当时的东吴之地,伍子胥在人们心中的分量。

如今,广州龙舟赛的热闹场景在网络上刷屏,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,端午竞渡的传统,或许最早是为了纪念伍子胥。那擂响的鼓点,是对伍子胥的呼唤;那奋力划动的船桨,是人们想要追寻他不屈的灵魂。

端午,不仅是粽香四溢的佳节,更是承载着历史与人文的时光节点。在这个节日里,我们不应忘记伍子胥,更不应记他的忠诚与坚韧,不应忘记他用生命谱写的那段悲歌。当龙舟划过江面,当涛声依旧在耳边回响,让我们在缅怀屈原的同时,也为伍子胥送上一份敬意,让他的故事,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流传。

(作者供职于蓝湾分公司)

伍子胥：端午涛声里的另一段悲歌

文/马梦

瞬间心情

槐花情

文 / 曹莎莎

周末,带孩子出去玩耍,走在春意盎然的路上,微风轻拂,空气中浮动着洋槐花淡淡的甜香,质朴纯粹,丝丝缕缕沁人心脾,瞬间勾起儿时回忆。

小时候,每到这个时候,每天放学村里的老槐树下就是我们的快乐基地,小伙伴们欢快地穿梭树下,男孩子们爬上树去摘槐花,树下的女孩子们眼睛一眨不眨地等待他们扔下这香甜诱人的槐花,调皮的他们故意拿支槐花晃来晃去,然后趁着一个不注意扔下来,我们在底下争先恐后去接,拿到槐花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掬一把槐花放入口中,淡淡的清香裹着那甜丝丝的滋味满口散开,那一刻满脸的满足,好像得到了全世界,现在想来,当时那清甜的滋味带着阳光的温度,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。

洋槐花素雅低调,它虽无芍药的艳丽,玫瑰的妖娆,但却以其独特的素雅征服了岁月。它默默绽放,不与百花争艳,只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,尽情释放芬芳。它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,花朵供人观赏、品



沥青上的炙烤者！

文 / 摄影 宋世钧

小满时节,暑气蒸腾。5月21日,渭南市气温飙升至39℃,省道107线2025年中大修预防性养护工程的施工现场地表温度更是突破100℃大关,滚烫的热浪裹挟着灼人气息。然而,在这片“炙烤”的天地间,渭南市公路局故市机械化养护应急中心的施工人员不惧“烤”验,挥汗坚守,用汗水浇筑坦途,以担当守护出行路！

(作者供职于渭南公路局)



家庭相册

母亲的土地

文 / 刘小燕

母亲进城后,家里的地都给了大伯照应,我们暂时告别了种地的日子。一晃数年,我爷我奶过世,大伯年龄也大了。有次,他给我爸说:地我也种不动了。你看是包给人还是怎么处理。母亲听了,就说我们就自己种吧。至少吃个放心面。从此,母亲开始了数十年的复种生活。自此也有了一种牵肠挂肚。

我家的那块地,在村头,村里人去地里劳作都要经过。每每见了我们种地除草,便不住地调侃母亲,现在谁还种麦子呀,又没有经济效益。闲没事干了,地里有草,无人机打药来不到半个小时就搞定了,用的着人在那里苦哈哈地拔吗?开始时母亲还解释解释,后来就一笑了之。村里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果区。大家都种经济作物,母亲就说,现在的人咋这样了,地里不种麦,要么直接买面,要么用麦换面。那直接用麦子磨出来的面能一样吗?那除草剂把草都毒死了,那麦子能不受影响,不含毒吗?我们自己种就要环保,不要有毒的,你看我们推出来的面黑是黑,但好吃呀。我说,经济社会,人都忙着赚钱呢,哪有那么

母亲,1954年生人,见证过三年自然灾害,忍受过饥饿带给人的冲击。于是对于土地,她有着那个年代人执着的热爱。直到如今,进城生活已经数十年,但对于土地的热爱仍不减当年。前几天,还陪她回了老家,只是因为家里她仍旧种了一亩多的小麦。回去看时,那地里的麦苗长势惨淡,有些营养不良的态势。倒是满地的野草见缝插针的异常茂密。我戏言,妈你这是种的麦子还是野草。她很无奈地看,继而就很纠结地说,你说说让人打药。我默许,这年年的除草,不打农药。无限的滋养了野草的生存空间。我就说,没事,妈,你这是皇上他妈给麦子,不为拾麦,专为散心呢。老妈无奈地说:不种了,坚决不种了,最后一年了。我们能吃多少,不就是想让你吃些干净的面么,一个个的都反对。

母亲在家务农半辈子,那时父亲上班没时间照顾家里,爷爷和奶奶年纪大了,我和弟弟年少,家里的十多亩地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。那时的种地没有机械化,全靠人工一点点的做收。辛苦可想而知。母亲好强,记得她说过,有一年,天气太热,她想趁着晚上干活凉快。于是便晚上收麦。开始的时候一直忙碌倒是没什么感觉,等到干困了休息时,看到一片寂静的田野里空无一人。猛然就害怕起来。

母亲勤劳,那时的村里,突然兴起了种烤烟,于是母亲也种了。这烤烟是一种非常繁琐的农活。烟叶不断地长大,便要周期性的垮下来用烟杆绑了在烤,烤完还要

解下来回潮后进行挑选,绑成捆。才能售卖。那时我年龄不大。但是每次都是帮母亲把垮下的烟叶抱出来放在车子上。每次忙完,母亲的手就被黑黑的烟油裹满,厚厚的黏在手上,回到家要用洗衣粉洗好久才能洗净。记得有次,垮完烟回来,我饿的心慌,母亲问吃啥饭,我说吃个辣子夹馍吧。母亲连忙做饭,死面的油饼配了绿线辣椒,那个香呀,至今都回味无穷。为了卖个好价,母亲和大伯家的堂姐半夜拉着一车烤烟去临县去卖,一走就是一个晚上。直到现在,母亲每每想起都说,那个时候咋那么胆大,一个女的领着个姑娘就不怕路上有个啥事,你大伯也是心大的很。

母亲种地,从不让她闲着,在她的眼里,地就是根本。因了她的勤勉,我的家里屯满仓满。我奶成天给我的远亲近邻炫耀,家里粮多的很,盆盆罐罐都是粮食。以至于后来的我家成了远亲近邻们借粮的好地方。母亲进城的那年,卖了整整一拖拉机的粮食。好几千块钱。我爷不满地说,都卖了吃啥。其实就是卖了这么多,家里的余粮也很多。